

( 台湾 )  
独孤红作品集

血

下

蘭

劍

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23

# 血滴神刀 ㊟

(台湾) 独孤红 著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

肝义胆，血性朋友，这些我都听说了，只是以后的情形，由于我掩蔽行藏，少跟外界接触就不清楚了。”

李凌风毫不隐瞒，当即从跟卢燕秋失散说起，一直说到找到唐家镇来。

静静听毕，赵振翊伸手拍了拍李凌风，道：“李兄请放宽心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像嫂夫人这么一位不平凡的奇女子，上天不会刻薄她的。”

李凌风道：“谢谢赵兄，燕秋那样对我，可以说牺牲是够大的，我们俩失散以后，她一定很着急，一定望眼欲穿地盼着我去找她，可是如今我却无法分身，对她，我是已够歉疚的了。”

赵振翊沉默了一下道：“我想劝李兄你把救谭姑娘的事搁下来给我，可是我知道说了也是白说，我知道李兄你是个怎么样的人，你要肯这么做早就这么做了。”

李凌风苦笑道：“赵兄太高看我了。”

赵振翊道：“咱们交往日浅，可是我对李兄你的认识可以说得上够深，我们只那句话，吉人自有天相，李兄你不要太忧虑。”

李凌风吁了一口气，缓缓说道：“事到如今，我也只有用这四个字来安慰自己了。”

赵振翊沉吟了一下，话锋忽转，“闯荡多少年，大河南北刀口上来回跑，交的朋友不能算少，可都是你利用我，我

利用你，血性的朋友没几个，云里飞、铁布衫、霸拳、铁头，再加上一个海棠姑娘，这几位说什么也要交交。”

他是有意转移话题。

李凌风又何尝不明白，道：“千重江湖，说大相当大，说小也够小，以后总会有机会见面的。”双眉忽地一扬，接道：“有人来了。”

赵振翊探腰扣上了两枝金钱镖，一个脆生生的甜美语声传了进来，道：“赵镖头，我回来了。”

人影一闪，香风袭人，亭堂里已多了一个官娟娟，秀发飘扬、衣袂舞风，好不动人。

赵振翊站起来抱拳道：“原来是官姑娘。”

官娟娟含笑道：“我一进来就赶快发话打招呼，生怕挨上赵镖头的金钱镖！”

赵振翊道：“姑娘取笑了，让姑娘受累，请坐。”

官娟娟拧身走过来坐下，一掠鬓边须发，道：“为了谭姑娘，跑断腿也是应该的，二位都这么热心，我岂敢落于二位之后？”

李凌风口齿启动，要说话。

官娟娟瞟了他一眼道：“别急，我告诉你，这一趟没白跑，幸不辱命。”

赵振翊精神一振，急道：“官姑娘，人在哪儿？”

官姐姐道：“唐家镇有个大户，唐纪尧唐大爷，赵镖头

可知道？”

赵振翊道：“听说了，一到唐家镇我就听说了，唐家镇有不少买卖是他的，怎么，难不成……”

官娟娟道：“谭姑娘人就在这位唐大爷家。”

赵振翊一怔道：“这我倒没想到……”

官娟娟浅浅一笑道：“谁也没想到，这位唐大爷明里是唐家镇的大户，规规矩矩的生意人，骨子里可全不是那么回事儿，他是个血滴子。”

赵振翊脱口叫道：“他是个血滴子？”

官娟娟道：“人在唐家镇落户扎根，以几处大生意买卖做掩护，就近监视附近几个大小衙门，以及江湖人物的一举一动，满虏的主子真厉害，血滴子不但遍布京城每一个角落，就连外头这些地方，血滴子也是无所不在，难怪他不但能控制京城地方的文武百官，就连此间的动静他也了若指掌。”

赵振翊道：“官姑娘怎么知道唐纪尧此人是血滴子？”

官娟娟道：“这我是无意中打听出来的，也是老天爷保佑咱们，我刚在街上就碰见个朋友，这个朋友是附近县城一家镖局的镖师，据他说唐纪尧在唐家镇只是帮人做生意，东家远在直隶河北宛平县，是宛平知名的大户，姓石，号称石百万，唐纪尧一年四回把赚的钱交给他们镖局保着北上宛平交给石百万，而据我所知，这个石百万是个不折不扣的血滴

子，他在宛平的家就是血滴子对外联络的秘密机关，那么唐纪尧不是血滴子是什么？”

赵振翊不禁惊然动容，道：“好厉害，看来这些鹰犬是遍及天下每一个地方……”

一顿接问道：“是姑娘这位朋友告诉姑娘，谭姑娘被他们藏在唐家的？”

官娟娟道：“他哪知道这个，到如今他连姓唐的是满虏鹰犬都不知道，只知道姓唐的是个道道地地的生意人，是我打听出来的，我知道姓唐的是满虏鹰犬后，对他的家就动了疑，猜想谭姑娘既身在唐家镇，姓唐的又是个血滴子，他们九成九是把谭姑娘藏在了姓唐的家，经我托那个朋友一打听，果然打听出前些日子有一辆马车悄悄地到了唐家，车里只有位年轻姑娘，据说是姓唐的新纳的如夫人，可是这位新纳的如夫人自那天下了马车进了唐家的门，就一直没再露面，您想，这不是谭姑娘是谁？”

赵振翊点点头道：“恐怕是了，多亏了姑娘，要不是姑娘帮了这个大忙，要想打听出他们藏谭姑娘的地方还真不容易，这回要是能救谭姑娘脱险，应该全是姑娘所赐。”

官娟娟道：“这我可不敢当，我不过是赶巧了，”

赵振翊道：“姑娘别客气了，救人如救火，咱们既然已经知道了藏谭姑娘的地方，事不宜迟，我看天一黑咱们就官娟娟道：“赵镖头，我看这件事还得从长计议。”

赵振翊道：“怎么？姑娘有什么高见？”

官娟娟道：“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，咱们要防此中有诈。”

赵振翊怔了一怔道：“此中有诈？”

官娟娟道：“谭姑娘落在他们手里也不是一天了，这一带离河北近在咫尺，从京里派出高手来押人，来回跑三趟也够了，更何况他们沿途都有人，他们为什么迟迟不把谭姑娘押回京城，反而把谭姑娘藏在唐家镇等京里派来押人的高手，此其一；他们把谭姑娘押到唐家镇来，行动自该十分秘密，既是这样为什么不在夜晚押人，反而大白天弄辆马车招摇地把人弄到了唐家，此其二……”

赵振翊道：“关于这两点，我有这几个看法，前者，对他们来说谭姑娘是个重要人犯，可以说是个钦犯，尤其他什知道李兄跟，我一直在找他们藏谭姑娘的地方，要营救谭姑娘，江湖上的热血志士也绝不会袖手旁观，不闻不问，他们怎么敢就这么把谭姑娘押解回京，自当要等京里派出大批高手来，至于后者，我认为他们大白天押人也有他们大白天押人的道理，姑娘该知道，有时候大大方方反倒不会引人注意。”

官娟娟道：“我不敢说赵镖头分析的不是理，可是赵镖头该想，谭姑娘既是个重要人犯，留在外头一天，便多一天被救的危险，这一点他们绝不会想不到，他们一定急着把谭



姑娘押解回去，而自谭姑娘落在他们手里至今，京里的高手往这一带跑，三趟也够了，为什么迟迟不见京里派出高手来。”

李凌风道：“这一点我认为是他们以为谭姑娘窃得机密文件出京，必有同党……”

“对。”官娟娟一点头，截口道：“这一点他们不会想不到，找谭姑娘同党的办法只有两个，一是从谭姑娘嘴里问出来，这个办法对谭姑娘恐怕行不通，那机密文件或许已被他们搜出，可是谭姑娘绝不会说一句不该说的话，谭姑娘不招供，他们也拿谭姑娘无可奈何，绝不敢难为谭姑娘因为他们还想从谭姑娘身上追出谭姑娘的同党来，谭姑娘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这条线索就断了一，这么一来他们只有改用第二个办法，那就是以谭姑娘为饵，诱来谭姑娘的同党跟江湖上的热血志士来个一网打尽，我认为这才是他们迟迟不把谭姑娘押解回京的真正理由，他们既有这种狠毒用心，对藏谭姑娘的所在自然多少要泄漏一点，而且他们有意泄漏藏谭姑娘的所在的时候，也就是他们布署好的时候，赵镖头奔走多日，一直没探找到谭姑娘，而今突然打听得他们把谭姑娘藏在唐家镇于前，他们又故意大白天弄辆马车把个年轻女子送到唐家于后，赵镖头，你能说此中没诈么？”

赵振翊听得头上见汗，默然没语。

李凌风突然扬眉说道：“谭姑娘为重，就是明知道他们

张网等着，我也要往里闯一次把谭姑娘救出来。”

官娟娟冷冷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话是不错，也足见你的侠肝义胆，万丈豪气，可是你有没有考虑过，是不是值得？”

李凌风目光一凝，道：“姑娘认为不值？”

官娟娟冷冷一笑道：“那要看这位谭姑娘是真是假了！”

李凌风、赵振翊俱为之一怔，赵振翊急道：“姑娘，难道说……”

官娟娟淡然道：“我虽然没见过谭大人这位爱女，可是我可以想象得出这位谭姑娘是怎么样一位女儿家，父亲为满虏之官，她却以反清复明为己任，暗中结交有志之士，以一弱质窃得满虏机密文件出来，自是位难得人间奇女子，她身手不会差，机密文件又让那些鹰犬夺回，为了她那些有血性的朋友，她岂有偷生苟活的道理，以我看她恐怕已经……”

倏地住口不言，李凌风脸上变了色。赵振翊机伶一颤，道：“不，官姑娘，咱们知道谭姑娘是人间奇女子，那些满虏鹰犬自然也想得到，谭姑娘是这么一条重要线索，他们岂会不防谭姑娘自绝，再说谭姑娘身上那机密文件未必是被他们夺了回去，在机密文件未交付出去之前，谭姑娘又岂会轻易自绝？”

官娟娟道：“赵镖头，我也只是根据情理推测，“但愿我料错了，但愿谭姑娘还在人世，可是即使谭姑娘还在人世，我也不相信他们会真把谭姑娘弄到唐家镇来冒这个险。”

赵振翊神情微松，点点头道：“这倒对，在没见着这位谭姑娘之前，咱们这些人谁也不知道她是真的，或是假的。”

李凌风道：“恐怕我们只能信其真，不能信其假。”

官娟娟摇头道：“你这说法我不敢苟同，咱们既要救谭姑娘，当然不怕牺牲，可是牺牲要看牺牲得是否有价值，他们既然有这种狠毒用心，暂时绝不会把这位谭姑娘挪到别处去，咱们不动，他们也一定有这份耐心等咱们上钩，既是这样，咱们为什么不也暂作小忍，等摸清楚这位究竟是不是谭姑娘后再谋策略。”

赵振翊转眼望向李凌风，李凌风沉吟了一下说道：“我不能不承认，姑娘说的是理，可是……”

官娟娟道：“可是什么？”

李凌风道：“要想确定这位究竟是不是谭姑娘，恐怕不容易了。”

官娟娟道：“你放心，我既然这么说了，是有办法摸清楚这位究竟是不是谭姑娘。”

李凌风道：“有一点姑娘恐怕没想到。”

官娟娟道：“什么？”

李凌风道：“见过谭姑娘的人，只有我跟赵兄。”

官娟娟为之一怔。

赵振翊道：“那容易，这件事由我跟李兄两个人去办。”

官娟娟定过神来摇头道：“不，您二位在没行动之前最好别

露面。”

赵振翊道：“怎么？官姑娘。”

官娟娟道：“这道理很明显，虽然他们以这位谭姑娘为饵，张罗要打尽江湖上的热血志士，可是以我看，他们的对象最主要的还是两位，两位一旦在唐家镇露了面，恐怕他们会马上采取行动，要是让他们先采取了行动，咱们再想救人可就不容易了。”

李凌风道：“要是这样的话，姑娘刚才跟我两人两骑，大摇大摆的进了唐家镇，恐怕已经落进了他们耳目之中。”

官娟娟微一摇头道：“这个你放心，他们还不知道你已经来了唐家镇，要不然他们不会这么沉得住气。”

李凌风还待再说。

官娟娟已然又道：“他们内藏奸诈，咱们也给他来个出奇制胜，以我看不如干脆这样，你们二位干脆一块儿离开唐家镇往别处去！”

“干什么？”赵振翊忙问了一句。

官娟娟道：“给他们来个莫测高深，等到他们把注意力，转移到唐家镇之外的時候，摸清楚那位是不是真正的谭姑娘也好，就救人也好，都会比现在容易得多，二位以为这样如何呢？”

李凌风道：“好是好，只是到时候谁去救人？”

官娟娟嫣然一笑道：“我啊！你看怎么样？”

李凌风似乎早料到了，淡然道：“姑娘开玩笑。”

官娟娟道：“怎么，你以为我救不了人，那你就瞧扁我了。”

李凌风道：“我不是以为姑娘救不了人，而是以为，让我们这两个大男人离开唐家镇欺敌，让姑娘这么一个坤道去冒险救人，未免太说不过去。”

官娟娟道：“谁告诉你我是一个人去冒险救人，江湖上的热血志士难道只有咱们三个，我还怕找不到帮手？”

赵振翊道：“江湖上的热血志士自然不只咱们三个，我相信姑娘可以找到帮手，可是见过谭姑娘的只有李兄跟我两个人……”

“谁说的？”官娟姐道：“这件事里既有诈，他们既有意把藏谭姑娘的地方外泄，七杀教的人不可能不知道，谭姑娘不是七杀教里的人么，二位还怕救错了人。”

赵振翊道：“目下，咱们不只是怕救错人，而且是怕徒劳无功，牺牲得没有一点价值，一旦把人救了出来，七杀教自是能分辨真假，但是七杀教并不是跟咱们一样，也认为此中有诈。”

李凌风脸色一变道：“对，赵兄一语惊醒梦中人，得赶快设法通知七杀教，以免他们冒失行动，冲进罗网。”

赵振翊两眼一睁道：“对，李兄不提我还没想到，是得赶快设法通知七杀教！”

李凌风挺身站了起来。

官娟娟忙道：“你要于什么？”

李凌风道：“设法通知七杀教去。”

官娟娟道：“你怎么通知七杀教？你知道他们在哪儿？”

李凌风道：“他们要是没来不说，他们要是来了，我只消在镇里来回走一次，他们推会露面跟我联络。”

官娟娟道：“好，这么一来不但你准落进那批鹰犬的耳目之中，也把七杀教的人引出来了，你这不是等于技着七杀教往罗网里送么？这位谭姑娘是真是假，目下咱们还不敢确定，岂可一时冲动，自乱章法，这位谭姑娘要是假的还好，万一要是真的，这么一乱不但救谭姑娘的希望落了空，而且准会有所伤亡牺牲，椒失岂不是太大，你又怎么能对得起谭大人在天之灵。”

李凌风呆了一呆，双眉扬起，道：“难道说咱们明知道此中有诈，就任七杀教往罗网里冲么？”

官娟娟道：“没人明知道此中有诈，还让七杀教往罗网里冲，这情形一定得让七杀教知道，但绝不是像你这样的通风报信法！”

李凌风道：“那么以姑娘看该怎么办？”

这当儿不只是李凌风，连赵振翊也发觉这位官姑娘有着过人的机智与冷静，绝不是一个只知道瞎闹胡缠的女儿家，不由都对她们另眼相看。

官娟娟看了他一眼，拍拍他道：“坐下来好不，紧张得令人心慌。”

既是对这位官姑娘另眼相看，自然就会听她的，李凌风默默地又坐了下去。

赵振翊忍不住道：“请官姑娘指教！”

“好说。”

官娟娟道：“赵镖头太客气了，二位要是问我该怎么办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二位即刻一块儿离开唐家镇欺敌。”

李凌风道：“官姑娘……”

官娟娟白了他一眼道：“耐着性子听我说完好吧？”

李凌风道：“官姑娘请说，我洗耳恭听。”

官娟娟道：“自下唯一可行的，只有这么一个办法，七杀教人人神秘，他不找你，你绝对找不出他来，但眼下的情形不容咱们到街上走一趟，引出他们来找咱们，所以唯有二位即刻离开唐家镇，才能阻拦七杀教贸然行动。”

赵振翊讶然道：“李兄跟我离开唐家镇，才能阻拦七杀教贸然行动？”

官娟娟道：“是的，赵镖头，这道理很简单，二位既来到了唐家镇，那就表示二位也同意谭姑娘被那鹰犬窝在唐家镇，二位既然知道谭姑娘被藏在唐家镇，就必然会出手营救，如今二位不但不出手营救，反而突然匆匆离去，这里头必然有缘故，七杀教教主是个颇具才智的姑娘，她不会想不

到这一点，即或想不到这一点，她也会暂缓行动，追上二位问个明白不可，到那时人在罗网之外，二位有什么不能说？又有多少工夫不能说？”

赵振翊沉吟着点头道：“官姑娘说的倒真是理。”

李凌风道：“既是这样，咱俩现在就走。”

他站了起来，赵振翊，官娟娟跟着站起，官娟娟道：“赵镖头可以用我的坐骑代步。”

赵振翊道：“谢谢姑娘，不用……”

李凌风两眼忽闪寒芒。

赵振翊一抖腕，两枚金钱镖脱手飞出，洒为两点寒星一的一后，疾快如电地打向屋左，噗地两声，破空而出。

李凌风一提手中刀，就要动。

忽听室左窗外一个清朗话声发话说道：“请问，里头两位朋友之中，可有一位是十二金钱赵？”

话声入耳，李凌风为之一怔。

只听赵振翊道：“不错，正是赵振翊，朋友哪位？”

李凌风忙道：“外头可是云里飞宫兄。”

“哎呀，凌风哥。”

一声惊喜轻叫，人影飞闪，亭堂里已多了一个人，不是云里飞宫和是谁！

宫和满面惊喜色，两眼瞪得老圆过来便抓住了李凌风的手，叫道：“凌风哥，你想死小弟了。”



官娟娟一双美目上下直打量宫和。

赵振翊却开了口：“李兄，这位就是云里飞？”

李凌风道：“正是，我来给二位……”

宫和松了李凌风，抱拳道：“不用，小弟自己来吧，振翊哥哥，小弟对你这十二金钱美号可是久仰了。”

赵振翊忙答一礼，道：“不敢，倒是赵振翊对宫兄你敬佩已极。”

两个人互道久仰，各言敬佩，不但是极为投缘，而且是性情相投。

跟赵振翊说过了话，宫和一双目光从官娟娟娇靥上掠过，笑道：“小弟在外头看见两匹坐骑，拔尖儿的神骏良驹，小弟真以为这座右饲里有两位不凡的英雄，却不料比小弟想象中多了一位，更没想到会在这儿碰见您两位哥哥。”

李凌风道：“这位是我在路上认识的官姑娘，这位是我常跟姑娘提的云里飞宫和。”

宫和忙抱拳为礼，道：“官姑娘。”

官娟娟答了一礼，含笑只说了声，道：“久仰。”

官娟娟对宫和，远不如赵振翊对宫和来得热络，那或许是因为她是个红粉女儿身，不比赵振翊是个大男人，初次见面总得有几分矜持，自不便太那么热络，当然，对李凌风那是例外。

李凌风道：“兄弟怎么到唐家镇来了？”